



白氏長慶集卷之三十八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由斯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做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

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諸復而知命所以

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吾觀天文其中

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

陰退陽退則陰進上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

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以母養
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所以動
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揖在
弩為機不有動也則靜將疇依所以靜之
為用在虫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鍵在輪
為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
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
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
而相循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
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
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
時動必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
理靜亦為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
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
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二
君子吾誰與歸

汎渭賦

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
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
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
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為
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樂時
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閑一身
得其所既美二公佐清朝之理天荷二公
垂特達之恩發於嗟嘆流於詠詞予時汎
舟于渭因為汎渭賦以導其意詞曰
亭上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
白雲汎上渭水上有舟兮公兮沂兮愛彼百
里之清流以我為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
優游又感陽春之氣熙兮樂天和而
憂曰予生之年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
之九葉兮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纘位之

二紀兮命高與鄭為鹽梅二賢兮爰立四
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
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
才感再遇於知己心慙作以徘徊登予名
於太常署予職於蘭臺上有蘭兮閣有芸
芳菲其可襲備一言而無一事又不維
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
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日白雲兮
漱清流其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
一日而三往夜分兮扣舷天無雲兮水無
烟遲上兮明月波澹灩兮掉寅綠日暮兮
舟泊草萋上兮沙漠上習上兮春風岸柳
動兮諸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濁醪而緩
酌春舟上其將盡予何為乎不樂鳥樂兮
雲際鳴嚶上兮飛囊上魚樂兮泉底鬢撥
上兮尾漱上我樂兮聖代心融上兮神泄

泄伊萬物各樂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
致聖於無為聖致賢於既濟凝為和兮聚
五福發為春兮消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
適當我兮生之代彼鱗虫兮與羽族咸知
樂而不知惠我為人兮最靈所以媿賢相
而荷聖帝樂乎上上沉于渭兮詠而歸聊
逍遙以卒歲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
歸養命予負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
何道路之茫上上兮二千五百自鄱陽
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爭高崗山陰
蟻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
涵瘴烟之蒼上其中聞其無人唯鷓鴣之
飛翔水有含沙之毒虫山有當路之虎狼
况爭雲雷作風雨晦忽電靄兮不見暘涉

泥濘兮僕夫重脰陟崔嵬兮征馬玄黃步
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徬徨噫昔我往
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踈
上春惜晝短孤宿荒上兮愁夜長况太夫
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而憂傷
惟毋念子之心上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
不言終蘊結乎中腸曰予弟兮侍左右固
就養而無方雖温清之靡闕詎當我之在
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揚惟晝夜
與寢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館以寓宿夜
綿上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
光雖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自流鄉淚之
浪上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唯弧矢之用也
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

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
禮無秕稗位有降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
夫同而鍾鼓戒有以致國用終歲貢使技
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
發弓不再控射釋志也信念茲而在茲鵠
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
叶吉曰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
容脩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求於是
誠心內蘊莊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
令儀進退周旋伸先王之彛訓故禮舉而
義立且無聲而有問及夫觀者坐入射者
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女决拾指正
則掌內必取科鵠乃中所及雕弧乍滿
當晝而明月鬯上銀鑄急飛不夜而流星
熠上其一發也駉若徹札其再中也攬
貫筮玉霜降而弓力調金風勁而弦聲急

南齊書卷之八十八

恆羣心而踊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
知不能空彎而鴈驚虛引而猿泣者也矧
乃正其色温如酒如遊於藝匪疾匪徐妙
能曲盡勇可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
體舒不出正兮信得禮之大者無失鵠也
豈反身而求諸斯蓋弓矢合規容止有儀
必氣盈而神王寧心警而力疲別知善射
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
和志不必乎主皮夫如是則射之禮射之
義雖百世而可知

窓中列遠岫詩

天靜秋山好窓開曉翠通遙憐峯窈窕不
隔竹蒙籠萬點當虛室千重疊遠空列簷
攢秀氣綠隳助清風碧爰新晴後明宜反
照中宣城郡齋在望與古時同
省試性習相遠近賦 以君子之

所慎焉為韻依次用限三百五十
字已上成

中書侍郎高郢下試 元貞十六
年二月四日及第七四人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
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
辨乎是非糾紛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有
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
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決注導為愚智
之源邪正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
其本謀其始觀所恒察所以考成敗而取
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反迷塗於騷
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
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
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素而抱樸
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

蘭雪堂
卷三十一
五
忝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兮
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
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
輩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
猶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脉
分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古於
時習之初辨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
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
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
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
在乎慎與不慎上之義莫匪乎率道為本
見善而遷觀炯誠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
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
衆心不等猶面如面焉誠哉性習之說吾
將以為教先
玉水記方流詩

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尹孚光灑上
折浪悠上凌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似風
搖淺瀨疑月落清流潛潁應傍達藏真豈
上浮玉人如不記淪弃即千秋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
得

至乎哉玄珠之為物也淵上綿上不知其
然存乎視聽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
象與道相全求之者剗其心俾損之又損
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上無音聽之
則希珠無體搏之則微故以昔而求之者
妄以體而得之者非矣爾去焉將窅冥而
齊注忽乎來矣與罔象而同歸是以聖人
之求玄珠也損明聖薄仁義索之惟艱失
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奢去智其難得
也劇乎剖巨蚌之胎其難求也甚乎待驪

龍之睡夫唯不傲不昧至明至幽必致之於馴致豈求之於躁求性夫則遺若合開之徒去心虛潛至同夜光之闇投斯乃動爲道樞靜爲心符至光不耀至真不淪察之無形謂其有而非有應之有信爲其無而非無故立喻比夫至寶強名爲之玄珠名不徒爾喻必有以上不擬滯爲圓以無瑕疵爲美蓋外明者不若內明之理絃白者不在乎虛白之旨藏於身不藏於心求之必臻役其識狗其惑雖沒齒求之不得則知珠者無形之形玄者無色之色亦向必遊赤水之上造崑丘之側苟悟漆之可言可臻玄珠之極

高皇帝將欲戡時難撥禍亂乃擢聖武奮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

英斷提神劍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贊卒能滅強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于時爪割區宇蜂起英豪以堅甲利兵相視以壯圖銳氣相高皆欲定四海之沟壑救萬姓之嗷嗷帝既心闕咸陽氣王芒碭率卒晨往縱徒夜亡有大蛇兮出山穴巨路傍凝白虹之精彩被素龍之文章鱗甲晶以雪色睛眸掩其電光聳其身形蜿々而莫犯舉其首勢矯矯而靡亢勇夫聞之而挫銳壯士覩之而摧剛於是行者告于高皇上帝乃奮布衣挺干將攘臂直進瞋目高驤一呼而猛氣咆嘯再叱而雄姿抑揚觀其將斬未斬之際蛇方欲縱毒螫肆猛噬我則審其計度其勢口譟雷霆手操鋒銳凜龍顏而色作振虎威而聲厲何天之啓神之契舉刃一

揮盞然而斃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於是洒雨血摧霜鱗塗野草濺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乎天順乎人制勅敵必示以乃武乃文靖災禍不可以弗躬弗親若夫龍泉黜七秋水湛七苟非斯劍蛇不可斬天威煌七神武洗七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劍也三尺之長于以讐万物于以威八方曆數既終聞素靈之夜哭嗜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昌繇是氣吞豪傑威振幽遐素車降而三秦歸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彼戮鯨鯢與截犀兕未若我提青蛇而斬白蛇

大巧若拙賦

巧之小者有爲可得而聞巧之大者無迹不可得而知蓋取之於巽授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若拙其義在斯爾乃掄材於山木審器於軌物將務乎心匠之付度不在乎手澤之剪拂故爲棟者資其自天之端爲輪者取其因地之屈其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依法有程旣游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無所弃取捨資呼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爲而爲因所利而利不疑帶於物必簡易於事亦猶善從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剗自得不矜之能器靡雕鏤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爲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人之

術依司合平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
器異梓材殊罔枉柄以鑿罔破圓為觚必
將考廣以分寸審刻方以規模則物不能
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是謂心之術
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盈若冲大明若
蒙是以大巧棄其末工則知巧在乎不
天真非勞形於木人之中豈徒與班爾之輩
情非役神於棘刺之中

騁技而校功哉
雞距筆賦

足中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
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
合為乎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
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騁能於
逸少斯則創因智士傳在良工拔毫為鋒
截竹為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銳窺其

管口玄元氏之心空豈不以少中山之明
視勁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
採衆毫於三穴之內四者可棄取銳武於
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而同故不得兔
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
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兼以律動有
度染松煙之墨洒鵝毛之交戰則摧敵而先鳴
鐵點成垂露若用之交戰則摧敵而先鳴
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獲步察所以稽其
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
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縮於晨雞毫
摧殘於寒兔又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茲
映赤管狀紺趾乍舉對紅牋錦臆初披輟
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栖之夕揮芒拂銳
又似乎奮拳引闔之時苟各實之拒副者
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

為號者質陋折蒲而書者體柔波皆瑣細
此實殊尤是以推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
化作銀鈎夫然則董狐操不可以雞之羽者
宣尼握可以刪定春秋其不象雞之羽者
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軟弱斯距
也如劍如戟可擊可搏將壯我之毫芒必
假尔之鋒鐔遂使見之者書狂發乘之老
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跡
落縹囊盛處類藏錐之沉潛團扇或書同
舞鏡之揮霍有學書臨水負笈辭山含毫
既至握管廻還過兔園而易感望雞樹以
難攀願爭雄於爪趾之下冀得攜於筆硯
之間

黑龍飲渭賦

龍為四靈之長涓居八水之一飲鹽上之
清流浴彬上之玄質忽兮下降賁然躍出之

首蜿蜒以涌烟鱗錯落而點漆動而無悔
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効靈於漢日
觀其攸上察其所為行藏不忒動靜不儀
晴眸必耀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守
其黑所以標奇或隱或見持行時止順冬
夏而無乖應昏明而有以於是措大易按
前史符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
沐徵下而飲水爾乃降長川俯高岸氣默
默以黯上光燦上而爛上聞之者心駭而
屏息翫之者目眴而改觀一呼一吸而聲
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觀夫莫智
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於南面合正色於
北方拖尾迴翔擊波騰驤飲清瀾之浩上
動素浪之湯上頓頷而碎珠迸落奮鬣而
細雨飛揚警水府兮鱣鮪奔走駭泉室兮
蛟鼉伏藏玄雲從而淺深一色白日照而

左右交光且彼候時出處憑虛上下度弱
水而斯馭去鼎湖而是駕聞茂先之劍飛
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比炎精冥契水德潛
稟玄甲黠以凝黛文章裴兮摛錦逼而察
也類天馬出水而遊遠而望之疑晴虹截
澗而飲已而負蒼天去清渭排冥之寥
廓反浩之元龍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
貫盛矣哉抑斯氣之所謂

敢諫鼓賦

鼓者工所制諫者君所命鼓因諫設發為
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
臣於忠直致其君於明聖將使內外必聞
上下交正於是乎唐堯得以為盛也者至
矣哉君至公而滅私臣有犯而無欺諷諫
者於焉盡節獻納者由是正詞言之者無
罪擊之者有時故謇七匪躬道之行也

造外揚音以發物中含虛而體道不窳不
擿由巧者之作為大鳴小鳴隨直臣之擊
考有若坎其缶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
在兩山之隈音鏘七以鏗鞀響容與以徘徊
散于帝心四聰之耳必達納諸人聽七
諄之臣乃來故用於朝七盈耳幽贊逆耳
於國七無居下之訕洋七盈耳幽贊逆耳
之言坎七動心明啓沃心之諫且夫鼓之
為用也或備於樂懸或施於戎政以諧八
音節奏以明三軍號令未若備察朝闕發
揮庭諍聲聞于外以彰我主聖臣良道在
其中以表我上忠下敬然則義之與比德
必有隣將善旌而並建與謗木而俱陳是
必聞其音則知有獻替之士聆其響不獨
思將帥之臣嗟乎捨之則聲寢用之則氣

振雖聲氣之在鼓終用捨之由人

君子不器賦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唯天縱抱乎不器之
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
用者致遠而任重蓋由識包權變理蘊通
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而
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
能立誠以脩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以
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
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釐彼子貢
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
之姿是謂非求備者又何足以多之豈如
我順乎通塞含乎語默何用不減何響不
克施之乃伊呂事業之則莊老道德雖
應物而不滯終飾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
器任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

夫根享精於妙有宅元和於虛受內弘道
而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筭西
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
否豈不以神為玄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
為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時
合靜與道俱或_子用之必開臧武之智道
不行也則守_子之愚至乎哉冥心無我
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
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故庶類曲
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_子難施
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盛矣哉君子斯
焉取斯

賦賦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
於賈馬冰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
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諧四聲祛八病信

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寢衰頌聲凌
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
雅於一時全取其名則疏之為賦雜用其
體亦不出乎詩四始盡在六義無遺是謂
藝文之微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
詞采舒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
美而有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
思飄飄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筆精
窮指趣何慙兩京於班固其妙者抽秘思
馳妍詞豈謝二都於左思掩黃綃之麗藻
吐白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
京師則長楊羽獵之徒胡為比也景福靈
光之作未足多之謂立意為先能文為主
炳如績素鏗若鍾鼓郁上哉益日之黼黻
洋洋乎盈耳之韶護信可以凌樂風騷超
軼今古者也今吾君網羅六藝淘汰九流
謂握靈蛇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微才無忽片善是求况賦者雅之列頌之
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客有自



白氏長慶集卷之二十九

銘贊箴謡偈凡二十一首

續座右銘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
銘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
賤安足云聞毀勿戚上聞譽勿欣上自願
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
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與邪分
岐居與正為鄰其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
脩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勤
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
亦如比行之貴日新不敢窺他人聊自書
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歿貽後昆後昆苟反
是非我之子孫

騶虞畫贊并序

騶虞畫贊并序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
 暨形狀質文孫氏圖具載其事
 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
 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
 又嗟曠代不覿引筆贊之詞云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
 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
 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
 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
 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
 吁嗟乎騶虞

小屏衛其首適

音麥即白澤

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
 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
 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魏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
 貌非鐵不食
 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
 令自天子出
 劍戟省用銅鐵羨溢莫當是
 時飽食終日
 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
 兵範銅為佛
 佛像曰益兵刃日滋何山不
 刻何谷不隳
 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
 貌無乃餒而
 嗚呼匪貌之悲惟時之悲

畫鵬贊并序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
 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
 是所長七慶元年以畫鵬貺
 予

鷲禽之英黑鵬丁七
 愛之因題贊云
 鉤綴八爪劍插六翎

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卯不雛一日而成
軒然將飛憂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
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
韓幹之馬籍上知名薛稷之鶴福上有警
研工覈能較真闢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續虞人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上惕上威勤于政
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進
鳥獸虫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
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
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
故我列聖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
高祖方獵蘇張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歡
上心忽悟為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
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
及璟趨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

噫遂獸於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檄可
惟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寇
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
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臣死
甘心

三謠并序

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
木几一素屏風二時携杖藤而
行隱几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
暇筆硯在前偶為三謠各道其
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上上有意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

下擁腫而上麟菌楠不楠兮輪不輪天子
建明堂兮既非梁棟諸侯斷大略兮材又
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上爾為几承吾
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尔材不枉尔理尔

快也為几之外無所用尔也既不材吾亦
不材胡為乎人間徘徊蟠木也吾與汝
歸草堂去來

素屏謠

素屏也上胡為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
世豈無李陽冰之篆字張旭之筆跡邊鸞
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
於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於香鑪峯下
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
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
欲與尔表裏日揮光尔不見當今甲第與
王宮織成步障錦屏風綴珠璣鈿帖雲母
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然肯
寢卧乎其中素屏也物各有所宜用各
有所施尔今木為骨兮紙為面捨吾草堂
欲何之

朱藤謠

朱藤也上温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尔
以焉杖大有裨於股肱前年左遷東南萬
里交遊別我于國門親友送我于滄水登
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兮水馬踟躕開中
途不進部曲多迴唯此朱藤實隨我來瘴
癘之鄉無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臆魅吾
獨一身賴尔為二或水或陸自南徂北泥
黏雪滑足力不堪吾本兩足得尔為三紫
霄峯頭黃石岩下松門石磴不通輿馬吾
與尔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踏遍匡廬
間未嘗一步而相捨雖有隸子弟良友朋
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窮既若是通復
何如吾不以常杖待尔也勿以常人望吾
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之下誓不
棄尔於斯須

無可柰何無可柰何白日走而朱顏頹少日往而
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者不回况乎寵辱
豐頽之外物又何常不十去而一來去不
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柰何兮已焉哉惟
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吾生之
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
一粒於萬鍾何下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
心放志洩七融二胡為乎分憂悲於生死
繫憂喜於窮通屈強其骨髓齟齬其心胷
合冰炭以交戰祗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
云何不為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
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
為彼何非為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
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
俾吾為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

吾為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是以
達人靜則胸然與陰合跡動則浩然與陽
同波委順而已孰知其時耶命耶吾其
無柰彼何委耶順耶彼亦無柰吾何夫兩
無柰何然後能冥至順而為無可柰何之
以飲太和扣至順而為無可柰何之歌

自誨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匕終身行焉
物有萬類錮人如鎖事有萬感熱人如火
萬類逝來鎖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
萬感逝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心化為灰
樂天樂天可不大大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
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
年已四十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
思二十五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性
日來日皆瞥然胡為自苦於其間樂天樂

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後汝宜飢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臥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違取其違兮欲安往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八漸偈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上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上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于茲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

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於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

慧之定上猶有繫濟之以慧上則無滯如珠在盤上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上而後明照彼萬物上無懸形

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上則不昧明至乃通上則無碍無碍者何變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偈

眾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眾生實無度者

佛贊并序

綉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

奉為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

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

福誓報慈恩贊曰善始一念相屬綉始一縷萬縷相續

功績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

報罔極恩薦無量福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

京兆杜氏奉為府君祥齋敬綉救苦觀音

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闊一尺八寸紉針

縷綵絡金綴珠眾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弘

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

贊曰集萬縷兮積千針勤十指兮虔一心嗚呼

鑑悲誠而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淨綠水上虛白光中一觀其相萬緣皆空

弟子居易誓心歸依生上劫上長為我師

二氏長慶集卷之三十九

二氏長慶集卷之三十九

自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四
哀祭文凡十四首

哀二良文并序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先後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負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負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叅劇務如刀劔發錮割而無滯如鍾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

而不免及身之禍天平報施之朕何其味
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
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亡而茫亡中有禍身
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
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
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生此
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生此豺狼我
欲階冥亡問蒼亡蒼亡之不可問兮俾我
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
而命靡常

祭城北門文為濠州刺史作

某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祭于外城北
門某聞北鄰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災於是
乎祭之今年春天作雷雨將害於農墊於
民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位是用昭

名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裁之某以天子
休命毀于是邗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
阻飢敢以正辭告神亡若之何不聽敢以
至誠感神亡若之何不弔尚克陰沴不作
時陽咸吉百穀用成庶民用寧實惟廟之
神門之靈於戲北鄰北門之神明聽斯言
罔俾雨水昏墊以作某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日從祖弟居易等謹
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
不及情亡所鍾者唯居易與兄豈不以親
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有
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春
居易南遊兄亦東適黠歎之間欣然一覲
相顧笑語相勉勉役行中路遽別情甚感
孰知此別為生死隔矧兄遇疾于路上無

藥石歸全于家上無金帛環堵之室不容
弔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痛
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敬
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
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羶
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何
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哉
既卜遠日既宅新阡春草之中畫為墓田
惟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邇其別終天
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鑑
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莞々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
日巳巳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
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陳氏
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溫惠保身

靜脩言容動中規度泊承訓師氏作嬪良
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
玷發為淑問著為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
式福仁何昧積慶無徵宜享永年遽歸長
夜浮生若此求痛如何嗚呼乎生必有涯人
誰不歿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情
易鍾感深者理難遣夫人雖宜其室竟未
辭家蓄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娣姒蘊孝敬
之德不得展於舅姑有志莫伸何恨過此
况一嬰沉痾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娣姒視
疾歸視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遠
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小未周挑李之使哀情倍
鍾血屬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聞
愁無色娣姒且病親老尤慈哭別一聲聞
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嘉姻維私之
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悲

白居易集卷之四十一

誠尚享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某月日仲兄居易
 季兄行簡以青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
 奴嗚呼川水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
 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然黃墟白日相
 見無緣每念至腸熱骨酸如以刀火刺
 灼心肝况爾之生也天苗而不秀九
 歲夭焉昔權殯爾離南古原今改葬爾渭
 北新阡附先塋之比次就卑位於東偏冀
 神魂之不孤庶窀穸之求安嗚呼自爾捨
 我歸於下泉日來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
 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艱灰
 心垢面泣血漣上松檟之下其空尚殘昔
 尔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偷生而
 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

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煩冤仰天一
 號痛苦萬端嗚呼尔魂在几尔骨在棺吾
 親奠酌於尔牀前苟神理之有知豈不聞
 吾此言尚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時在宣城

維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從弟居易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
 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非
 天夭人上中絕命則冉求斯疾顏回不幸
 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生
 生而不一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兄
 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至成人蓋以孤孑
 靡託孝友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
 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
 信宿之別曷常不測然而悲辛矧終天之
 未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沉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痛之難伸追思平早歲離阻各悲零傳中
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叅選於東都俱署吏
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友
于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傲怡七弟兄雖
不伴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特之榮及
兄辭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
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術從容何朝不遜
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於心孝悌積于
躬謂至行之有荅必景福以來從嗚呼位
始及一命祿未及數鍾年及不得四十而
歿於道途之中鬱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
無窮况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
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七孤旌未
辨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
路悲涼秋風蕭上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
姪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

三奠而退一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伏
惟尚享

祭浮梁大兄文時在九江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五月己亥
易寺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
于座前伏惟哥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
脩身施於為政行成家內信及朋僚廉幹
露於官方温重形於酒德異資福履保受
康寧不謂纒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
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
交遊行路尚為興嘆骨肉親愛豈可勝哀
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叶吉窀穸
有期下邽南原求附松楸居易負憂繫職
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左右執紼之
際又不獲躬親痛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
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

巴蜀萬里行簡未歸然一身漂弃在外
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
豈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頽垂白之年手足
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
今日宅相痴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
猶子其餘情禮非此能申伏冀慈靈俯鑒
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呼哀哉伏惟
尚享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
十一日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
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靈恭惟神
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命
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
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
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禪門外輒

用酒醑告虔於神其聽之歆此薄奠非
敢徵福所期薦誠尚享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

乙酉將仕郎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
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

居易風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造
茲山又聞求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處
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
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或
性棲遲其間不唯耽翫水石以樂野性亦
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
自遂余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葺構既成遊
息方始爰以潔敬薦茲馨香不敢媚神不
敢讓福且使疫癘不作魑魅不逢猛獸毒
虫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謐則神進之光

明齊心露誠庶幾有荅尚享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庚申朔十日
已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
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
直之靈於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
羶温上郁上凡嚮善者如蠶慕肉時重爵
位公負楨榦春秋天官是攝是贊尚書六
職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閣絲
言內庭密命公實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
盛公既陳許兩掖中臺差肩接武青幢赤
芾叔出李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鏘上振
考和鳴嗣續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壽
公亦云老心雖壯健髮已華皓五十加

亦不為天人重康寧公體豐盈迨乎奄忽
不失和平啓手足夜無呻吟聲古稱五福
公有不七福九人得死猶瞑目矧公兼之
其在他人為門戶惜主為骨肉惜親為吾
儕惜良友為朝廷惜賢臣况積也不才居
易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貞元歲俱
初筮仕並命同官蘭臺令史以公明達以
我頑鄙度長挈能信非倫擬一言晤合不
知所以莫逆之交貴從茲始請問登近迹
罹讒毀江豐通州左遷萬里或合或散一
伏一倚浩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軋波
瀾四起公獨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不因紛阻孰辨君子以膠投漆如
弧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前年去年次
第徵還或先或後俱到長安水流火就松

茂栢堅置酒欲飲握手何言初論瘴癘次
叙艱難三心六眼同一潛然積與居易施
登禁掖公領銓衡職勤務處私室多故公
門少隙歡會實稀光陰虛擲不相勸勉急
務歡適且曰朱顏已去白日可惜花寺春
朝松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酒吃言約則
然心斯未獲嗚呼杓直而忍遺我弃我何
處捨我何之豈反真歸冥漠然而無所爲
邪精多魂強的然而有所知恍如聞巧怪
如覩未甘心於末辭彼有靈兮此有夢好
不一來兮質我疑逝川渺其不迴日月忽
乎有時指岐山以歸附備大葬之威儀禮
有進而無退祖於庭而送之畿旌竿舉兮
輻輪動遂不得少留乎京師嗚呼杓直其
鑒于茲爵盈不飲豈乾不食如之何勿累
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

直已而已而哀哉尚享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
日己亥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
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朝議郎行
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
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禽獸
福生人也餘杭縣自去年冬建今秋虎暴
者非一神其知之乎死者非一神其念之
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慙無政化不能
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廟居血
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也
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辜
焉若一夕之後神其有知即能輝靈申威
伏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也若人
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哉嗚

呼正直聰明蓋鑒於此尚饗

祈臯亭神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越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臯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抗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應期而未霑足是用撰日祗事改請于神恭聞明神稟靈於陰祗資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鑑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脩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鍾備物以報如則不獨人之福亦惟人之光若寂寥自舌勝享無應長吏虔誠而不答下民顛望而

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侯命尚享

祭龍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率僚吏薦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神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壽四方寂然無應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上無水欲何依神無靈將恐竭澤能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之內一雨霽霽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其聽之急上如律令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己酉朔四日

壬子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以清酌必牢之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滄上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為利澤流則為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侵淫郊野壞敗廬舍人墜墊溺顛天無辜居易祇奉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為陵土不騫崩人無蕩析敢以醴幣羊豕沉奠於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尚享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一
碑碣凡六首

唐有善人曰李公七名建字杓直隴西人

魏將軍申公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陽平公遠六代祖也綏州刺史明高祖也太

子中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

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遜兄也渭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

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無疾即世于長安脩行里第是歲五月二十

五春日歸附于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訥朴恪慤碩

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

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

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
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
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
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
開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錢作行狀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
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作墓
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孝養太君
太君老疾常曰矮子勸吾食吾輒飽勸吾
藥吾意其疾瘳矮子公小字也及長居荆
州石首縣其居數百家凡爭鬪稍上就公
訣公隨而評之寢及鄉人不詣府縣皆相
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屬文業
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為校書時以
文行聞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
規草不詭隨退官詹府七七時以貞恬自

處不出戶輒逾月郵帥路恕高之拜請為
副在郵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為御史時
上任有過其行事者作謬官詩以諷為吏
部郎時調文學科暨利課高者得無停年
又省成勞急成狀限繇是吏史輩無緣為
姦訖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筆削間有
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七七時與
大議歲減府稅錢十三萬在豐時不鞭人
不名吏居歲餘人七自化在禮部時由之
取士不驕譽不信毀公為人質良寬大體
與用綽然有餘裕為政廉平易簡不求赫
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別
稱賢薦能未常倦好議論而無口過遠邪
諛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客敬兄
嫂禮妻子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佛書不
食肉公不忍違其志亦終身蔬食自八九

表詩始諷畢盡得其義善理王氏易左氏
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義理
撮要詞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
比部員外郎廳記請雙日坐疏與梁肅書
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之薨之日不
識者惜識者嘆交游出涕執友慟夫如是
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
加於公無愧焉銘曰古者墓有表上有云
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表其墓曰
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呼李
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善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
公神道碑銘并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
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

肱避地渡江始居於吳故其子孫稱吳郡
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
嘉之曾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
司徒之孫儔在隋為吳郡都督即公曾王
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鵬即公王父也袁州
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
以閭閻稱迄今為江南右族諱無擇字無
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
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
能屬文從鄉試登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
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
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誥偽制補吏
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千人舉而
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為刺史舉課
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婿者
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

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
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杲為江淮安撫
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
先為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
嘉今在獲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
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
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
者時寧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
奉詔條郵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
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李知柔
為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
奏以附下為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
而遮道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
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
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
十一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

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
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又五年可
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不過陪
臣秩僅至郡守兄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
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彥璿
許之公之諒直常為李邕張廷珪稱之公
之政事又為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
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
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
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
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
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國報施之
道信昭也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
何哉長慶二年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
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也碩大而長破為楠杙不作棟梁

有驥上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
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遇我而我不
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
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
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

道碑銘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
公大曆三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別墅
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縣中李原春秋
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
年贈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
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日終于其所春
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
夫人嗣子通議人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
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

年某月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

云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

史祖諱孝績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

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此不書公年十

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

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又丁先大夫

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

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

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

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

以偽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

巽潛遁於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

訖不為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

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

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馬繇是名節

貞元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年贈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日終于其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人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

聞于野君子以為知道優詔褒美特授
密縣主簿禾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
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
襁負至二年汙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
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為為知政嶺
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既高公陸渾
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
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
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捐館舍之明日也
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常自負其才
不後於才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
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搵管沈嘆父之因賦
詠懷詩云論成方辨命賦罷即歸田竟如
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為知命公有
三子曰平仲叔平李夫人陸氏即國子司
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

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衣食親執詩書
諷而導之咸為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
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各位追
爵命碭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
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
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游
而知其家事治見託撰述庶傳信焉銘曰
倚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
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
廷尉評悲哉倚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
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
子賢者兼之可謂其美休哉

傳法堂碑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
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庵禪師宴居于是寺
說法于是堂因名曰焉有開師之名迹曰

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
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九
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諡
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之塔云有問師之
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
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
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
傳圓覺達磨七傳大弘可七傳鏡智璨
七傳大鑿信七傳圓滿忍七傳大鑒能是
為六祖能傳南岳讓七傳洪州道二諡曰
大寂寂即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正
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正
去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
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
若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吉定
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

若牛頭融若會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屬
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為童男時見
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
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
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道於
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閩城間歲餘而
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
滕家道場八日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
迴嚮道場十二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
一年作有為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為
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
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
復靈泉於不空三藏也十二年二月晦大
說法於是堂說訖說化其化緣云尔有問
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九年度白

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
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為贊善大夫時常四
詣師曰無上善提者被於身為禪師何故說
法師曰無上善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
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
江湖河漢在處立名也雖不一水性無二
律即是法也既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
第二問云既無分別何以脩心師曰心本
無損傷云何要脩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
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
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雖金屑珍
寶在眼亦為病第四問云無脩無念亦何
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
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罔
勤即近執著妄即落無明其心要云爾師
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

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
子嘗醍醐嗅薝蔔者有日矣師既歿後予
出守南賓郡遠託撰述迨今而成嗚呼斯
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
受然燈記上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
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
師堂為傳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
如建冲契宗一至柔以言語智則智明雲
皐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
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執錢十
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
會來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

會百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

始從之既而僧返山眾返聚落錢返寺府

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上要有三戒定

惠戒生定上生惠上生八萬四千法門是

三者迭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

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樹成則果滿無因

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雖佛

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

波羅蜜化回生不能捨律上之用可思量

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

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

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會祖君雅

祖公悅父知恭臨州南城人童而有知故

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

有立故生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

大師具戒樂其所由故大曆中不去父母

之邦請隸於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

故貞元初離我上所從君洪州龍興寺說

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

荆門佛法齋暨與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

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太師

顏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

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

雖者無央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

眾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

等施尸羅者十有八人會救拔羣生故娑

婆男女曰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人示

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

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崗

石墳住二十七年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

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

廣靈堂 卷四十一 九

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
輒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上有

碑上有銘曰

佛滅度後蒼荀香衰醍醐味醜誰復是香
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
景雲之滅眾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
道者行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
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上
有記事者以實真辭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碑
銘并序

如來滅後七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
果律師上姓成號神溱京兆藍田人既出
家具律師於南岳希操大師參禪於鍾陵大
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
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懸經

論列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
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即鴈

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
師既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

日構疾二十六日及其十月十九日遷全
身于寺道北附鴈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

臘五十一日至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
脂不退輪以勇健力過無畏鼓故登壇進

律鬱爲法將者垂三十年頒羯磨會十二
化大眾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貴高僧

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興果訖東林
一孟齊一榻居衣麻寢管如坐漆室繇是

名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眾共
之迨啓手足目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

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互
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爐秉一燭行道禮

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
勤如是師既疾亟四大將壞無戀著念無
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藥者數四
師頷之云報之非病焉用是為言訖跌坐
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
審元惣等封墳建塔思育以識之以先師
常辱與予游託為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
他舊識一見欣合不知其然及遷化待予
又題一四句詩為別蓋欲會前心集後緣
也不能改作因取為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
戀七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一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一

墓誌銘九七首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并序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
京兆人也曾祖某上祖某上祖某上
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來穆公
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
年四月某日詔葬於萬年縣上好里洪牛
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
氏代德官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牒存焉
今奉詔但書地及持與妃之所曰賢之
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
十九御之政多聽於妃上先以採繫之誠
奉於上故能霜露之感薦於九廟次以膠
木之德遠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

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
故組紉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瓌珮有常
聲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
乎哉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
朔蓬首致良執匪懈之心視奠於靈坐脩
無上之道薦福于崇陵始茲歿身不衰其
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愧
之詞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汗兮洪平原兮歲已丑兮日丁酉兮
惟土田兮與時日龜兮著兮偕言吉峨上
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韋賢妃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
於內邸大小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
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詔京兆尹潘監視
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是

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為之銘誌故事
也王諱纁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
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
曰會夫以祖功德之慶父天兄日之貴
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
福延為王室輔嗚呼降年二十一而終哀
哉皇帝厚敦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
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憤王之葬也遣
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備斯其謂乎銘
曰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
葬於此

故滁洲刺史贈刑部尚書榮陽鄭

公墓誌銘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
為榮陽人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
家婚嗣咸詳于史謀故不書公諱某字某

五代祖諱某比齊尚書令是為平簡公曾
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
皇考諱某秘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秘書
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
始授郟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
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詞不去公忿其犯上
立斃六七人採訪使竒之奏署支使改浚
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
府奏公為節度判官會果坐賊連累僚佐
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安祿山始
亂傳檄郡邑上民孫俊鄧犀伽毆市人
廩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寮吏
弟急擊之殺俊伽羅盡殲其黨酋是一邑
用寧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
累加朝散大夫入為太子左贊善大夫
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攝淄州刺史

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
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大
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
招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
舊著比至部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
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為衛尉少卿
拒國王公縉統河南奏公為副元帥判官
未幾除秘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
使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
五日薨於揚州權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
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帶衣食
無常主常歎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
子孫是吾心也建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
太夫人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擲者彌年
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詩與王
昌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

時速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
詩百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
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
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遠有才名官至
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
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
公達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
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
泉朝賢表高七參等累以孝悌稱薦嚮名
教者慕之今為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
參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霆當
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達率府
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踰三紀家國多
故未克反葬至元和二年月日始遷兆于
鄭州新鄭縣某原附先祕書瑩二夫人從
焉時京兆已即世請弟在下位獨侍御史

街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述撰銘于墓石
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父懿文茂績斯之謂
不朽二千石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
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之謂有後
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
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
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
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
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
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
史贈太常卿王父諱瞿朝散大夫易州司
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

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城尉次曰積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積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義有家謀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

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夏寒之時而服勤親饋而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鄭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歿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謙言直聲動於朝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上有舅姑多姻族於是順奉上下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恂上教上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得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

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稍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下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辭氣戒諸子孫諸子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終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擯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文伯孟氏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三者其美可謂冠古

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積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泣血痛慕哀動他人託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器母慈不遜之女順云銘曰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誌銘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代而生翦上為將軍又三世而生

生珣居太原故今為太原人又十九代而
生瓊居太原故今為太原人又十九代而
生曾祖諱滿官為河南府王屋縣令王父
諱大璉為嘉州司馬父諱昇為京兆府盛
陽令河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
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公即伊
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
及第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
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
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
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未忝中勅遷
越府戶曹屬色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
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
白猶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
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
流庸闢菑畝凡江列邑之南政公矧其首

其制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謀地官
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至
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舍人
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
融之姪孫鄭州司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
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
終于三原縣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
曰炎曰起咸以進士學及第播應制學對
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
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
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
不十年而五登甲科時論者榮之一女適
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輦以求貞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
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
事業俾道積于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

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可柰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為行發為文，宣為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莅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佩，動而有聲，其大聲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為已，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膂耳目，任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為特生，道為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臣。爵比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其明報施之道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庭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為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焉。辱

與公之二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媿詞焉。銘曰：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德，抑揚孝簡，翊魏文德。閭彰降及於公，實生於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掾子郡，三語有彰。承乏於邑，一同載康。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揔前芳。嗚呼百鍊之金，不鑄于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銘誌并序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惶之第某女，韓城令諱

欽之外孫故鄆城尉諱潤之夫人汝穎川
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白諱季
庾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
居易前祕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
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事父母故延安
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鄜城府
君敬之如賓泊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為
孝女洎鄜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為節婦及
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為慈祖母迨
乎潔蒸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力盡善琴書
皆出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
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
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
二于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邳縣義
鄉北原即穎川縣君新塋之西從存歿之
志居易號慕慈德敬撰銘誌泣血秉筆言

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
嗚呼謹揚三德銘於墓門恭惟夫人實
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
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銘并序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
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
郎中王父諱鎰河南鞏縣令先府君諱季
庾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太夫人穎川陳
氏封穎川縣君幼美第四子也既生而惠
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
琴九歲不幸遇疾天徐州符離縣私第貞
元八年九月權窆於縣南原元和九年春
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邳縣義津
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

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扶哀臨穴斷手足
之痛其心如初且號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尔九歲誓不迴埋魂
闕骨長夜墓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
今下邳魂兮上隨骨來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二

